

情史

中华藏典(二)名家藏书

十八

情
史
(上)

情

史

(上)

【明】

冯梦龙

辑评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情史》，全称《情史类略》，又名《情天宝鉴》，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辑评。全书二十四卷，凡八百二十二篇。其中大部分篇目系编纂者辑录《烈女传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玉堂闲话》、《青楼集》等历代文献、笔记、小说中的有关情爱故事，经过编纂加工而成；也有部分篇目为编纂者根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进行改写或创作而成。一些篇目后有编纂者的评语，这些评语或补充见闻，或评述故事，褒贬分明，文笔犀利，语词清丽。

《情史》辑录的故事上起周秦，下迄明代，汇集了两千年间各色人等的情爱之事，可称为一部爱情小说集。冯梦龙在序言中说：“我欲立情教，教诲诸众生。”并且认为：“六经皆以情教也。”倡导“情教”，意在通过书中故事，歌颂赞美纯洁、忠贞的情爱，揭露鞭笞肮脏、丑恶的言行。这在书中首先表现为猛烈地抨击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宋明理学，充分肯定人欲，张扬人性，称赞男女爱情；其次表现为歌颂男女青年反抗封建礼教、争取婚姻自由、为情而死、为情而生的勇猛行为。在艺术方面，书中的许多作品故事性强，情节组织巧妙，描写细腻，人物形象突出，语言典雅，具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书中不少篇目成为后来小说与戏曲创作的主要材料来源，像冯梦龙的“三言”、凌濛初的“二拍”，即有一些故事据此书的《杜十娘》、《沈小霞妾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张幼谦》、《满少卿》等篇目敷演而成。

叶昌炽治廬室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叶昌炽（清江苏吴县人），字颂鲁，号缘袈，又号鞠裳，

自题缘^裂庐主人、蓬大夫等。其先人本浙江绍兴籍，后入籍长州。叶昌炽一生屡遭不幸：家道中落、科举多舛、门祚衰绝、宦途失意。除了短暂的愉快时光外，经常不是为科第和生活所困，便是为国事或家事而忧。叶昌炽一生的名山事业是《藏书纪事诗》的编纂。此书的编纂始于光绪十年，至光绪十六年成书，历时七年。他遍采正史、方志、官私簿录、古今文集、野史稗乘等，只要是与藏书家史实有关者，无不采集哀录。以藏书家为单位，每家吟七言绝句一首，诗下采录各条史实原文。实为第一部治中国藏书家历史的专书，在近代学术界颇有影响。以后，《藏书纪事诗》几乎成为一种专门体裁，仿其体例而作、而读、而补的人络绎不绝。有人甚至说：“文字一日不灭，此书必永存天壤。”叶昌炽自己也是一位藏书家。虽然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，他的“治^廬室”所藏古籍只有向杨守敬购得的北宋本广韵、南宋本竹友集等寥寥数种，叶昌炽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以苏州先哲遗书为收藏重点。治^廬室总共大约~~五百部~~^{五百部}藏书中，苏州人的著作便有~~将近~~^{将近}余部，其中明代文集又占了半数以上。治^廬室藏书除购自书肆外，不少是师友所赠或自家抄录的。他死后刊行的日记选《缘^裂庐日记抄》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

卷六 情爱类

丽 娟 李夫人

汉武帝所幸宫人，名丽娟。年十四，玉肤柔快，吹气胜兰。不欲衣纓，拂之恐体痕也。每歌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，唱回风之曲，庭中花皆翻落。置丽娟于明离之帐，恐尘垢污其体也。帝常以衣带缚丽娟之袂，闭于重幙之中，恐随风而去也。丽娟以琥珀为佩，置衣裾里，不使人知，乃言骨节自鸣，相与为神怪也。出《洞冥记》。

李夫人本以娼进。初，夫人兄延年善音，尝于上前起舞。歌曰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”上叹息曰：“世岂有此人乎！”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，上召见之，妙丽善舞，由是得幸。生一男，是为昌邑哀王。及病笃，上自临候之。夫人蒙被谢曰：“妾久寝病，形貌毁坏，不可以见帝。愿以王及兄弟为托。”上曰：“夫人病甚，殆将不起。一见我，属托王及兄弟，岂不快哉！”夫人曰：“妇人貌不修饰，不见君父。妾不敢以燕娼见帝。”上曰：“夫人第一见我，将加赐千金，而子兄弟尊官。”夫人曰：“尊官在帝，不在一

见。”上复言，欲必见之，夫人遂转向歔歔，而不复言。于是，上不悦而起。夫人姊妹让之曰：“贵人独不可一见上，属托兄弟邪？何为恨上如此！”夫人曰：“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，爱弛则恩绝。上所以孿孿我者，以平生容貌故。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，必畏恶吐弃我。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？所以不欲见帝者，乃欲以深托兄弟也。”及夫人卒，上以后礼葬焉。图其形于甘泉宫，诸兄皆益官。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，时始穿昆灵之池，泛翔禽之舟。帝自造歌曲，使女伶歌之。时日已西倾，凉风激水，女伶歌声甚道。因赋《落叶哀蝉》之曲曰：“罗袂兮无声，玉墀兮尘生。虚房冷而寂寞，落叶依于重扃。望彼美之女兮，安得感余心之未宁。”帝闻唱动心，闷闷不自支。特命龙膏之烛，以照舟内，悲不自止。亲侍者觉帝容色愁怨，乃进洪梁之酒，酌以文螺之卮。帝饮三爵，色悦心欢，乃诏女伶出侍。帝息于延凉室，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。帝惊起，而香气犹著衣枕，历月不歇。帝弥思求，终不复见，涕泣洽席，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。一说钟山有香草，东方朔献帝，怀之即梦见李夫人，名“怀梦草”。帝思李夫人不辍，乃作灵梦台，岁时祀焉。

飞燕合德

成帝以三秋闲日，与飞燕戏于太液池。以沙棠木为舟，贵其不沉没也。以云母饰于鹢首，一名“云舟”。又刻大桐木为虬龙，雕饰如真，以夹云舟而行。以紫桂为拖桡，及观

云棹水，玩撷菱渠。帝每忧轻荡以惊飞燕，命愀飞之士，以金锁缆云舟于波上。每轻风时至，飞燕殆欲随风入水，帝以翠纓结飞燕之裙。常怨曰：“妾微贱，何复得预裙纓之游？”今太液池尚有避风台，即飞燕结裙之处。后骄逸，体微病，辄不自饮食，须帝持匕箸。药有苦口者，非帝为含吐，不下咽。昭仪夜入浴兰室，肤体光发。古烧烛，帝从幅中窃望之，侍儿以白昭仪。昭仪揽巾，使撤烛。它日，帝约赐侍儿黄金，使无得言。私婢不豫约中，出帟，值帝，即入白昭仪。昭仪遽隐避。自是帝从兰室帟中窥昭仪，多袖金。逢侍儿私婢，辄牵止赐之。侍儿贪帝金，一出一入不绝，帝使夜从帟益至百馀金。帝尝早猎，触雪得疾，阴缓弱不能壮发。每持昭仪足，不胜至欲，辄暴起。昭仪常转侧，帝不能长持其足。樊嫔谓昭仪曰：“上饵方士大丹，求盛大不能得。得贵人足，一持畅动，此天与贵妃大福。宁展侧，俾就帝耶！”昭仪曰：“幸转侧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，帝持则厌去矣。安能复动乎？”

李夫人病笃，不肯见帝，虑减其爱也。元帝欲持昭仪足，昭仪转侧不就，虑尽其爱也。人主渔色，何所不至。而能使三千宠爱在一身，岂惟色哉！其智亦有过人者矣。

邓夫人

吴孙和悦邓夫人，常置膝上。和于月下，舞水精如意，误伤夫人颊，血流污裤，娇婉弥苦。自舐其疮，命太医合药。医曰：“得白獭髓，杂玉与琥珀屑，当灭此痕。”即悬百

金购致之。有富春渔人云：“此物知人欲取，则逃入石穴。伺其祭鱼之时，獭有斗死者，穴中应有枯骨，虽无髓，其骨可合玉春为粉，喷于疮上，其痕则灭。”和乃命合此膏。琥珀太多，及差面有赤点如朱。逼面视之，更益其妍。诸嬖人欲要宠，皆以丹脂点颊，而后进幸。妖惑相动，遂成淫俗。

蜀甘后

蜀先主甘后，沛人也，生于微贱，里中相者云：“此女后当极贵。”及长，体貌特异。年至十八，玉质柔肌，态媚容冶。先主召入，致白绡帐中，于户外望者，如月下聚雪。河南献玉人高三尺，乃取玉人置后侧。昼则讲说军谋，夕则拥后而玩玉人。常称玉之所贵，比德君子。况为人形，而可不玩乎？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，观者殆相惑乱。嬖宠者非惟疾于甘后，亦妒于玉人也。

杨太真

杨太真，以天宝四载七月册为贵妃，次年七月，以妒悍忤旨，令高力士以单车送还杨钁宅。初出，上无聊，中官趋过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惊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请召还。既夜，遂开大兴坊，从太华宅以入。及晓，上见之殿内，大悦。贵妃拜泣谢过。因召两市杂剧以娱之。诸姊进食作乐。自此恩遇日深。九载二月，以窃吹宁王紫玉笛忤旨，复放出宫。吉

温奏曰：“妃，妇人，无知识，有忤圣颜，罪当死。既蒙恩宠，只合死于宫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？而忍使其取辱于外乎？”上为之怵然。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，妃泣曰：“衣服之外，皆圣恩所赐。惟发肤是父母所生。今当就死，无以谢上。”引刀剪发一髻，附韬光以献。上见之惊惋，遽使力士召归，益嬖焉。妃既生蜀，嗜荔枝。南海味胜于蜀，乃令每岁驰驿以进，毋过宿，恐味败也。故杜牧诗云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御苑新有千叶桃花，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。帝曰：“此花尤能助娇态。”因呼为“助娇花”。五月五日，上避暑游兴庆池，与妃子昼寝于水殿中。宫嫔辈凭栏倚槛，争看雌雄二鸂鶒戏于水中。上时拥妃子于绡帐内，谓宫嫔曰：“尔等爱水中鸂鶒，争如我被底鸳鸯！”秋八月，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，帝与贵戚宴赏，左右皆叹羨而已。帝指妃子示左右曰：“争如我解语花！”宫妓中有念奴者，有姿色，善歌唱。帝所钟爱，未尝一日离左右。每执板，当席顾盼。帝谓妃子曰：“此女妖丽，眼色媚人。每啖声歌喉，则声出于朝霞之上，虽钟鼓笙竽嘈杂，而莫能遏。”

吴绛仙

炀帝幸江都，至汴，帝御龙舟，萧妃乘凤舸。一日，帝将登凤舸，凭殿脚女吴绛仙肩。喜其柔丽，不与群辈齿，爱之甚，久不移步。绛仙善画长蛾眉，帝色不自禁，回辇召绛仙，将拜婕妤，适绛仙下嫁玉工万群，故已之。擢为龙舟首

楫，号曰崆峒夫人。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，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，号为蛾绿。螺子黛出波斯国，每颗值十金。后征赋不足，杂以铜黛给之，独绛仙得赐真螺黛不绝。帝每倚帘视绛仙，移时不去，顾内谒者曰：“古人言‘秀色若可飧’，如绛仙，真可疗饥矣。”因吟《持楫篇》赐之，曰：“旧曲歌桃叶，新妆艳落梅。将身倚轻楫，知是渡江来。”诏殿脚女千辈唱之。帝至广陵备月观行宫，有郎将自瓜州进合欢果，帝令小黄门以一双驰骑赐吴绛仙，遇马急摇解。绛仙拜赐，私附红笺进上曰：“驿骑传双果，君王宠念深。争知辞帝里，无复合欢心。”帝叹曰：“绛仙真女相如，不独貌也。”时越溪进耀光绫，绫纹突起，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风舟泛于石帆山下，收野茧缫之。缫丝女夜梦神人告之曰：“禹穴三千年一开，汝所得野茧，即江淹文集中壁鱼所化也。丝织为裳，必有奇文。”织成果符所梦，故进之。帝独赐司花女洎绛仙，他姬莫预。

卓文君

卓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远山，脸际常若芙蓉，肌肤柔滑如脂，为人放诞风流，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。长卿素患消渴疾，及悦文君之色，遂成痼疾，作《美人赋》欲以自刺，而终不能改，卒以此疾至死。

《琅嬛记》：王吉夜梦一螭在都亭作人语曰：“明当舍此。”吉异之，明使人候于都亭，而长卿至。吉曰：“此人文章当横行一世。”天下因呼螭为长卿。卓文君一生不食螭

蜚。

王龙溪一门人，自称有好色之疾。龙溪笑曰：“穷秀才抱着家中黄脸婆子，辄云好色，不羞死耶？”噫！必如长卿之于文君，值得一死。

王元鼎

元时，歌妓郭氏顺时秀，姿态闲雅，杂剧为闺怨最高，驾头诸旦本亦得体。刘时中以金簧玉管，凤吟鸾鸣，拟其声韵。平生与王元鼎密。偶有疾，思得马版肠充饌。元鼎杀所乘千金五花马，取肠以供。都下传为佳话。时中书参政阿鲁温，尤属意焉，因戏语曰：“我比元鼎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参政，宰相也。元鼎，才人也。燮理阴阳，致君泽民，则学士不及参政；嘲风弄月，惜玉怜香，则参政不如学士。”参政付之一笑而罢。

杀马，《绣襦记》借作郑元和事。元鼎情痴之名，遂为所掩。龙子犹曾有四绝句咏其事云：“弩马争如骏骨良，烹调一样版肠香。千金何事轻抛掷，只为趋承窈窕娘。”“五花名马价无伦，欲媚香闺枉杀身。解道贵人而贱畜，爱姬换马是何人。”“驱驰晓夜百艰辛，不及闺中效一颦。好似吴宫媚西子，镞鏖偏自赐功臣。”“一心无计博馀欢，名马刳肠劝一餐。馋口恍然思异味，不知何策脍人肝。”

何恢 潘炕

宋阮佃夫有宠于明帝。庐江何恢有妓张耀华，美而有宠。为广州刺史，将发，要佃夫饮。设乐，见张氏，悦而求之。恢曰：“恢可得，此人不可得也。”佃夫拂衣出户，曰：“惜指失掌耶？”遂讽有司，以公事弹恢。

内枢密使潘炕，字凝梦，河南人。有器量，家人未尝见其喜怒。然嬖于美妾解愁，遂成疾。妾姓赵氏，其母梦吞海棠花蕊而生。颇有国色，善为新声，及工小词，蜀王建尝至炕第，见之，谓曰：“朕宫无如此人！”意欲取之。炕曰：“此臣下贱人，不敢以荐于君。”其实靳之。弟蛭谓曰：“绿珠之祸，可不戒耶！”炕曰：“人生贵适意。岂能爱死，而自不足于心哉！”人皆服其有守。

何恢之惜耀华，潘炕之惜解愁，与石崇之惜绿珠一辙耳。幸而为炕，不幸则为恢，尤不幸则为崇。虽然，死生荣辱，命也。出妻献妾，于以求免，去死几何！恢、炕之义为正矣。即崇之辞孙秀，吾犹取之。

程 一 宁

程一宁，元顺帝宠妃也。未得幸时，尝于春夜登翠鸾楼，倚栏弄玉龙之笛。吹一词云：“兰径香销玉辇踪，梨花不忍负春风。绿窗深锁无人见，自碾朱砂养守宫。”帝忽于

月下闻之，问宫人曰：“此何人吹也？”有知者对曰：“程才人所吹。”帝虽知之，未召也。及后夜，帝复游此，又闻歌一词曰：“牙床锦被绣芙蓉，金鸭香消宝帐重。竹叶羊车来别院，何人空听景阳钟。”又继一词曰：“淡月轻寒透碧纱，窗屏睡梦听啼鸦。春风不管愁深浅，日日开门扫落花。”歌中音语咽塞，情极悲怆。帝因谓宫人曰：“闻之使人能不凄怆？深宫中有愁恨如此，谁得知乎？”遂乘金根车至其所。宁见宝炬簇拥，遂趋出叩头俯伏。帝亲以手扶之曰：“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，朕安得至此？”乃携手至柏香堂。命宝光天禄厨设开颜宴，进兔丝之膳，翠涛之酒。雩仙乐部坊奏《鸿韶》乐，列朱戚之舞，鸣睢之曲。笑谓宁曰：“今夕之夕，情圆意聚。然玉笛，卿之三青也。可封为圆聚侯。”自是宠爱日隆，改楼为“奉御楼”，堂为“天怡堂”。

按顺帝宫嫔，进御无纪。佩夫人、贵妃印者，不下百数。淑妃则龙瑞娇、程一宁、戈小娥；丽嫔则张阿玄、支祁氏；才人则英英，疑香儿尤其宠爱。所好成之，所恶除之，位在皇后之下，而权则重于禁闱。宫中称为“七贵”云。

温都监女

坡公之谪惠州也，惠有温都监女，颇有色。年十六，不肯嫁人。闻坡公至，甚喜，谓人曰：“此吾婿也。”每夜，闻坡讽咏，则徘徊窗外。坡觉而推窗，则其女逾墙而去。坡从而物色之，温具言其然。坡曰：“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。”未几，坡过海，此议不谐。及坡回惠日，其女已死，葬沙滩之

侧矣。坡怅然，赋《孤鸿》，调寄《卜算子》云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借鸿为喻，非真言鸿也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谓少择偶不嫁。寂寞沙洲冷，指葬所也。此词盖惠州白鹤观所作。或云黄州作。属意王氏女，非也。

长卿氏曰：“人知朝云为坡公妾，而不知此女乃真坡公妾也。坡公迁谪岭外，婆娑六十老人矣。十六之女何喜乎？而心许之，且死之也。然坡公非当时须眉如戟，诸人所欲极力而杀之者哉？而一女子独见怜，悲夫！李和尚曰：“余独悲其能具只眼，知坡公之为神仙。知坡公之为异人，知坡公之外，举世更无与两。是以不得亲近，宁有死耳！然则即呼王郎为姻，彼虽死亦不嫁。何者？坡公不知有王郎也！”

长沙义妓

义妓者，长沙人，不知其姓氏。家世娼籍，善讴，尤喜秦少游乐府，得一篇，辄手笔占哦不置。久之，少游坐钩党南迁，道长沙，访潭土风俗、妓籍中可与言者。或举妓，遂往。

少游初以潭去京数千里，其俗山獠夷陋，虽闻妓名，意甚易之。及睹其姿容既美，而所居复潇洒可人，即京洛间亦未易焉。得，咄咄称异。坐语间，顾见几上文一篇。就视之，目曰《秦学士词》。因取竟阅，皆已平日所作者。环视无他文，少游窃怪之。故问曰：“秦学士何人也？”妓不知其

少游，具道才品。少游曰：“能歌乎？”曰：“素所习也。”少游益怪，曰：“乐府名家，无虑数百。若何独爱此？不惟爱之，而又习之、歌之，似情有独钟者。彼秦学士亦尝遇若乎？”曰：“妾僻陋在此，彼秦学士京师贵人，焉得至此？即至，岂顾妾哉？”少游乃戏曰：“若爱秦学士，徒悦其辞耳。使亲见其貌，未必然也。”妓叹曰：“嗟乎！使得见秦学士，虽为之妾御，死复何恨！”少游察其诚，因谓曰：“若果欲见之，即我是也。以朝命贬黜，道经于此。”妓大惊，色若不怪者。稍稍引退，入告母媼。媼出设位，坐少游于堂。妓冠帔立阶下，北面拜。少游起且避。媼掖之坐，以受拜。已，乃张筵饮，虚左席，示不敢抗。母子左右侍觞。酒一行，率歌少游词一阕以侑之。卒饮甚欢，比夜乃罢。止少游宿，衾枕席褥，必躬设。夜分寝定，妓乃寝。平明先起，饰冠帔，奉沃盥，立帐外以俟。少游感其意，为留数日。妓不敢以燕情见，愈加敬礼。将别，嘱曰：“妾不肖之身，幸侍左右。今学士以王命不可久留。妾惧貽累，又不敢从行，惟誓洁身以报。他日北归，幸一过妾，妾愿毕矣！”少游许之。

一别数年，少游竟死于藤。妓自与少游别，闭门谢客，独与媼处。官府有召，辞不获，然后往，誓不以此身负少游也。一日昼寝，寤，惊曰：“吾与秦学士别，未尝见梦。今梦来别，非吉兆也。秦其死乎？”亟遣仆沿途覘之。数日得报，乃谓媼曰：“吾昔以此身许秦学士，今不可以死故背之。”遂衰服以赴，行数百里，遇于旅馆。将入，门者御焉。告之故，而后入。临其丧，拊棺绕之三周，举声一恸而绝！左右惊救之，已死矣！

千古女子中，爱才者，温都监女，长沙妓二人而已。而

长沙妓以风尘浪宕之质，一见少游，遂执妇道终身，尤不易得。虽曰贞妓可也。柳耆卿不得志于时，乃传食妓馆。及死，诸为醵钱葬之乐游原上。每春日踏青，争以酒酹之。谓之吊柳七。诸妓亦知怜才者，但未若二女子之甚耳。郑畋少女，好罗隐诗，常欲委身焉。一日，隐谒畋，畋命其女隐帘窥之。见其寝陋，遂终身不读江东篇什。畋女爱貌者也，非真爱才者也。子犹氏曰：“不然，昔白傅与李赞皇不协，每有所寄文章，李缄之一篋，未尝启视，曰：‘见词翰则回吾心矣。’郑女终身不读江东篇什，亦是恐回心故也。乃真正怜才者乎！”

王巧儿

王巧儿，歌舞、颜色称于京师。陈云峤与之狎，王欲嫁之。其母密遣其流辈开喻曰：“陈公之妻，乃铁太师女，妒悍不可言。尔若归其家，必遭凌辱矣。”王曰：“巧儿一贱娼，蒙陈公厚眷，得侍巾栉，虽死无憾！”母知其志不可夺，潜挈家僻所，陈不知也。旬日后，王密遣人谓陈曰：“母氏设计，置我某所，有富商约某日来，君当图之，不然，恐无及矣。”至期，商果至。王辞以疾，悲啼宛转。饮至夜分，商欲就寝。乃抚其肌肤皆损，遂不及乱。既五鼓，陈宿构忽刺罕赤闷搏商，欲赴刑部处置。商大惧，告陈公曰：“某初不知，幸寝其事，愿献钱二百缗，以助财礼之费。”陈笑曰：“不须也。”遂厚遗其母，携王归江南。陈卒，王与正室铁，皆得守其家业，人多所称述云。